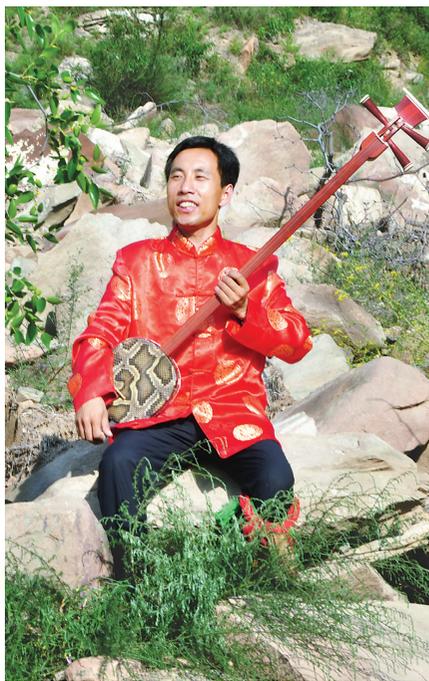


临县三弦书

□ 梁大智



临县三弦书 薛建平 摄



怀抱三弦吼起来，
腿敲竹板嗓音开。
活灵活现吟风物，
且唱且弹成怪才。
巧舌浑然情韵在，
笑容造就气氛徊。
感于哀乐谐尘世，
缘事云烟漫舞台。

临县三弦书的表演形式主要是一人说唱独角戏，说唱自由空间很大，趣味性、故事性和表演性，可随时随地开场，几乎没有场地限制。从事三弦书的主体队伍以前是清一色的盲艺人。后来，文艺工作者参与了编创、表演，扩展了其艺术影响力。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作为一种在民间影响深广的曲艺种类，它使用的是朗朗上口的韵句，以七字居多，也有八字句、十字句，每一组句数均为偶数。说唱时，有板式，有音调，以弦为主要伴奏乐器，常用的辅助乐器有竹板、小铜铲，还有醒木。说书人左小腿上绑五六寸长的三至四块串连的竹板击打节拍；

右大腿上绑直径约十厘米大的小铜铲，铜铲当中有细绳系一圆珠。怀抱三弦，左手按弦，右手食指戴一小骨片拨弦，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夹一支竹筷，拨弦时顺势敲击小铜铲，铜铲中的小圆珠受震动击打铜铲发出和音。在表演中，弹奏曲调紧紧结合说唱内容，喜怒哀乐，抑扬顿挫，营造并烘托现场气氛。

群众常说“三弦小铲铲，人人都喜欢”。三弦书板式主要有五种。一是起板。唱词的第一句为起板，有七字起板、字起板，通常用上下两句像晋剧音乐夹板转二性一样。二是流水板。上下两句无限反复，也属于一种板腔体，节奏稳定，分七字流水和十字流水，七字句四三唱法。七字流水宜于说景，十字流水宜于叙事。三是怒板。故事发展到人物生气时或互相打斗时节奏变为四分之一，一字一板，气氛激昂。四是哭板。说唱到悲哀时，盲艺人哭得声泪俱下。其他板式不加三弦伴奏，此种唱法三弦不断。五是落板，又叫切板。书说到结尾时，倒数第二句尾音拉长，意在告诉听众说唱要结束了。最后一句突然加快，说停就停，三弦、竹板戛然而止。

吕蒙甫留诗清风楼

□ 吕世宏

吕蒙甫，山西汾阳人，元代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使，去世在雷州，是元代著名廉吏之一，吕梁三大廉吏之一。笔者查阅史料意外发现吕蒙甫《登清风楼》一诗，这是署名吕蒙甫载于史册的唯一诗歌，将填补吕蒙甫没有遗稿的历史遗憾，也为《吕蒙甫传》增加新的史料。

清风楼是广东化州市的标志性文物古迹之一，据传建于唐武德五年，历代修缮不废。唐曰清风台，宋曰清风楼，元改观风楼，清同治三年重修改名为魁星楼，后通称清风楼。因依城而建历代为县官公务办案休息的地方，今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清风楼所在曾经是化州开阔之地，登楼远望，化州山水尽收眼底，故文人墨客时有光顾，代不乏题，其中最为世人推崇赞美者即吕蒙甫题诗，也是目前发现吕蒙甫题名的唯一诗歌，极为珍贵。

《登清风楼》曰：“龙山凤井两争雄，百尺危楼俯碧空。三日一圩(xu)人不断，双流绕郭海相通。枫林树色依天外，茅屋鸡声隔水东。臬(nie)府公余登览处，大书楼上号观风。”

臬府即臬司，指肃政廉访使，说明该诗创作时间在元代至正四年之后，至正四年至六年吕蒙甫任职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使，

全面主持广西广东大部分地区的廉政监察。当时，吕蒙甫废寝忘食处理大小积案无数，特别是处理了称霸一方的两大地方恶人集团，其中一个即占据化州海岛为霸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吕公消灭了这些黑恶势力后，登上清风楼，看到化州出现的太平繁荣景象，心潮起伏慷慨赋诗，成就绝唱。

特别是他赞美化州集市繁荣三日一会人潮涌动，想到这一安定局面的来之不易，面对大好河山，河清海晏，高兴地“大书楼上号观风”。我理解吕蒙甫应该是为清风楼题写“观风”二字，寄寓官府后人可以登楼查看民风，为政者一定要洞察民风，要关心圩场生意茅屋鸡舍，才能做到清正廉明。吕蒙甫题书“观风”二字后，清风楼一度称谓“观风楼”。

这么一位名诗作者焉何默默无闻少有认知？原来还是老话题吕蒙甫名字“流”字较为罕见，许多人不认识，故《化州县志》等书将他的名字写为“元愈宪吕沆”，“愈宪”是肃政廉访司的俗称，查《明一统志》高州府条目明确记载“清风楼，在化州，元吕沆题诗：枫林树色浮天末，茅屋鸡声隔水东”。不仅说明了所谓吕沆就是吕流的误读，而且刻写的诗歌是“浮天末”不是依天外，“浮天末”三字出自古诗“江干远树浮，天末孤烟起”，说明吕蒙甫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。

清风楼，寓意在于风清气正。化州有这样的一个传说，明朝万历年间知州祝简施苛政民怨沸腾，但他不顾前来告状的百姓，成天在清风楼上胡思乱想或闭目养神。一天晌午不知哪里飞来一只八哥鸟飞落清风楼楼上，反复吟唱“祝简贪官，祝简贪官”，此后天天如此。祝简听了不禁心惊肉跳，他以为平日的贪赃枉法被人揭露了，龙神在咒斥他，此后祝简再也不敢登清风楼了。

吕蒙甫题诗清风楼，一代廉吏永驻风流。该诗的发现，进一步证明桂林八景诗和《岭南集》当是吕蒙甫的作品。《登清风楼》一诗，确立了吕蒙甫在元代文学上的地位。他不仅是一流廉吏，而且是一流诗人，古人言“智者必怀仁”，吕蒙甫不仅大仁，而且有大智！



说起我对乒乓球的爱好，那要追溯到1952年。那时我刚读初中，从农村来到城市读书，见不少同学在大桌子前打一白色小球，感到很好玩，就经常流连忘返于此，但大部分时候是在当观众。看得多了，便也想亲自试试，但一无拍二无球又是一个乒乓盲无论如何是上不了场的。于是就同样有兴趣的同学商量着凑钱买了几个乒乓球，拍子买不起就找来木板自行加工，像不像不要紧能用就行，上不了乒乓台就利用教室黑板下老师讲课的站台，中间划道白线，便万事俱备了。就利用课间休息，晚自习前后，午饭后的空闲时间乒乓地打了起来。不打不要紧，一打起来竟走火入魔，玩瘾大增，一天不打就手心发痒，后来因此影响了我的学习成绩，但可喜的是球艺渐长。

慢慢地，我就不满足于自制的木板拍和低矮的站台了。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一狠心买了一只胶皮拍，并试着到乒乓球台上跟高手们较量，常常被打得不及格，但我不气馁不灰心，继续练。功夫不负苦心人，当我升入初二时，有时也能战胜一两个高手了。为了充分利用课间休息的十分钟，那时大家都用球拍站位，谁抢先将拍子于上课前放于乒乓台的一端，谁下了课就能先打第一轮，能多玩一会儿，我也为此付出了三个拍子被偷的代价。丢了就买，虽然家庭困难，但买拍子的钱我总能千方百计地挤出来。

我的乒乓情结

□ 韩长锦



从那时起我和乒乓球结下了不解之缘，走到哪里就将球拍和球带到哪里，玩到哪里。每到一个新地方，首先就寻摸有没有乒乓球台，人家说有就兴奋地跃跃欲试，遍寻不见就情绪低落心灰意冷。中专毕业后，我来到了孝义铝矿工作，也把这些球技一起带到了这里。工作不比学校，业余时间多了，玩的机会就多，球技也就大长，有幸在1960年代表单位参加一次规格较高的比赛，还获得了三级运动员的称号。那张盖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》的证书我一直珍藏着，因为它使我感到光荣。

我喜欢打乒乓球，也喜欢培养孩子们打乒乓球。记得当儿子到了七八岁时，我就给他买拍带他上场；孙女儿孙能玩了，我就给拍给球，支持和培养他们的乒乓兴趣。如今，有时我们一家三代同台较量，也能打个天昏地暗。

我不仅喜欢打球，还喜欢看乒乓球比赛。从1961年的第二十六届世锦赛开始，我就迷恋上了实况转播，先是靠收音机收听；改革开放后，随着电视机的普及，不仅能听到比赛实况，也能看到激烈的对抗了，使我观看乒乓球比赛的兴趣更浓烈了。每逢乒乓球的大赛在即，我的心里就如同小孩盼过年那样，既兴奋又着急，天天掐着手指头计算着还剩几天，倒计时的牌子早早竖在了我的脑海中。尤其是近几年来，乒乓球的赛事频频，除世锦赛、世界杯、奥运会三大赛外，还有国际巡回大奖赛、亚锦赛、亚洲杯，国内的中超联赛、邀请赛、对抗赛等等，几乎每个月都有乒乓球的情况转播，因而我的心里经常被一种渴盼的情绪鼓动着，人也格外亢奋。在赛事期间，看电视就成了我的专利，钟情电视连续剧的老伴也不得不给我让路了。后来干脆再买一台电视机，各看各的。

退休后，我天天泡在老年活动中心，没有对手，就央求别人，打起球来两眼瞪圆，竟忘记了自己的年龄。屈指算来，球龄已有五十多年了，虽然始终未打出什么名堂，但从从不后悔，常以强身健体寻找快乐，唯一感到欣然的是曾经获得的那张证书。